

灯下书

片羽

## 一个人和一座城

### 山奇与《意·江南》

| 辛禾文 |

| 孙晓晖文 |

《意·江南》是山奇20多年心路历程的再回首，抒发了一个游子对故乡无限眷恋的情感。山奇用天籁之音的旋律，去感应江南文化的脉动，不仅写了山奇自己，更是谱写了意象中的江南，一座城，一段历史，一段人文的诉说……

初识山奇是从听他的音乐开始。他的一曲《无锡城》，把久违的乡愁，和对故乡的一往情深表达得淋漓尽致。音乐旋律的婉转与惆怅，寄托着一个音乐人对故乡的思恋和眷念，就如同鲁迅眷念着闰土的鲁镇，莫言眷念着高密火红的高粱，也如同我眷念我的故乡一样。故乡是一个人生命的起源，是他的根……

山奇的音乐永远流淌着故乡江南小桥流水的印迹，永远留着吴侬软语胎记般的文化符号。山奇用赤子般的真情和灵感，用20年的执念谱写出一曲曲荡气回肠的《意·江南》，用《意·江南》柔美的身段，用音乐的天籁，演绎另一种江南的韵味，抚慰真善美的心

灵。山奇把《意·江南》的故事一个一个讲述出来，一个一个传播出去，把对家乡最深的爱、最暖的情，传给世界各地的朋友们……

山奇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导演和音乐人，他从小在南长街的古运河边长大，清名桥的橹桨咿呀，古运河畔的乡音，是他骨子里永恒的基因。他是江南大学中文系毕业，后来北漂。正当他事业走向巅峰的时候，他却选择从山巅上走下来，去爬另一座无名的山。他选择脱下华丽的袍子去读书，读文学、哲学、历史、美学和音乐，他先后去北京大学、北京师范大学读硕士和博士，历10年之久写了很多人生的感悟“山言奇语”和描写中国流行音乐和中国传媒发展的著作。他曾受邀好莱坞担任微电影颁奖典礼的总导演，取得很大成功。一个成功者的背后，都有一颗金子般的心灵，去追逐心灵感应的事物，与自然，与人的灵魂产生共鸣与共振。

我也曾写过江南系列的散文，以此来感悟江南文化。山奇

对江南的过往和现在如数家珍，对清名桥、寄畅园、梅园、小娄巷、薛家花园等地充满着无限的遐想……

他对自己的经历有所感悟：曾经以为歌唱得好、文字写得好、球打得好，抑或某一方面有特长就是有才华……后来一路走来才发现，人最宝贵的，是灵魂的觉醒、思想的升华和人格的独立。山奇用音乐触碰灵魂，用艺术来启迪思想，这是一个音乐人、一个哲学思想者的文化追求。

他的一张发烧大碟带你回到江南，许你一世温婉……《意·江南》表面写江南，实则写中国，写东方。他通过音乐，写人性，写人的真善美，当今社会，人类灵魂最需要呼唤的是“人”的本真。

山奇的《意·江南》音乐，如江南一管弦乐，带你到如诗如梦的江南文化意境。如脍炙人口的《无锡城》《忆江南》《古运河之恋》《早春二月》《西施湖》等等，美妙婉转的旋律，以其巨大的音乐魅力，激荡抚慰着人们的心灵……

## 书院弄随想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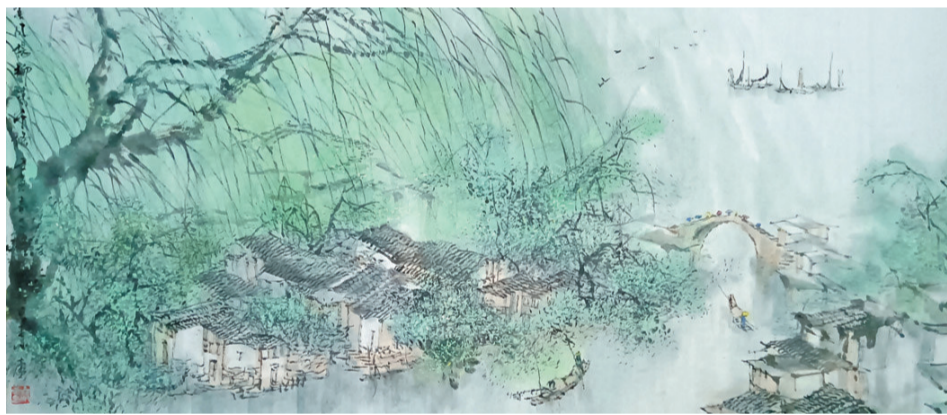
无锡城里有书院弄，坐落在城北胜利门附近。一提到书院，人们就会联想到文脉、文气、文豪等等，脑际映现出应天书院、岳麓书院、白鹿洞书院、岭南书院以及本地的东林书院等名书院的场景，大抵是林木森森、庭院深深、学子谦谦、书声琅琅，令人高山仰止。无锡是座工商名城，虽有东林书院倡其历史文运，但近代以来，读书声多半被机器轰鸣及市声喧嚣淹没了。因此，有弄名“书院”应是无锡文化的一个点缀吧。

上点年纪的无锡人都知道，书院弄内其实是有过书院的。我是四十余年前曾与书院弄内之书院有过一面之缘。一次，中学的语文老师陶征带我们几个曾经的学生，到城里胜利门附近书院弄内的红旗（和平）电影院观看日本影片《追捕》。那天到了电影院，见开映时间尚早，陶老师问：“你们知道这里为啥叫书院弄吗？”我们都摇头说不知道。陶老师又说：“因为这条弄里有一座书院。今天带你们见识一下书院的样子吧！”说着就带我们往西走到弄口不远处，拐进了一条小巷，再转一个弯就见到一座高高的院墙，院门上面有砖雕的四个大字“严氏书院”。陶老师告诉我们，除了这座严氏书院，无锡著名的书院还有东林书院、崇正书院、二泉书院、安阳书院、蒋子书院等等。这座严氏书院有些特别，是无锡地区我党早期革命家严朴先生的家学。人称“三少爷”的严朴毁家闹革命，在丹山一带领导农民革命的故事家喻户晓，他的妻子过瑛和四个女儿个个都是响当当的巾帼英雄，其长婿陆定一更是杰出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。如此革命家庭家学渊源盖出于这座严氏书院啊。

当我们走进院门时，只见里面早已没有了书院的样子，前厅后院住满了各式各样的住户，唯一仅存的书院遗迹，要数墙柱上的那副字迹模糊的对联，经仔细辨认，我至今还记得，上联“一脉真传克勤克俭”，下联“两行正路惟读惟耕”。当时我和同学们为严氏书院的现状内心充满了感慨。而如今，书院早已不见了踪影。没了书院的巷子还留有“书院弄”的名字，那是为了让后人莅此多少能记住些什么，想起些什么吧。

让我等后辈得以慰藉的是，无锡多家书院得到了保存和修复，如东林书院、二泉书院和安阳书院等，尤其是东林书院，修复规模比历史上的全盛期有过之而无不及，这是无锡文化的根脉及精神家园。我每次前往瞻仰，都是一次精神文化的洗礼，那“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入耳，家事国事天下事事关心”楹联激励人心，闻名天下。

如果说现在东林书院得到保护和发发展让人慰藉，那么严氏书院的淹没确实令人叹惋，好在还有“书院弄”的地名留存着我们的念想。这种有名无实是城市改造中一个无奈却有趣的现象：如书院弄不见了书院，三凤桥没有了桥，胜利门不见了城门，蜻蜓浜不见了浜，西河头不见了河……而城市的建设者们为什么在拆去、填没的同时却保留了原有的地名呢？我想这里边有一个人性的考虑。人生几十年，在一处地方住久了，在那里繁衍生息，久而久之，这地方就深深刻印在了人们的潜意识里。尤其是当人到了一定的年纪，总会有种深深的乡愁。这乡愁不仅是那些远离故土的人会有，即使是长期生活在本土的人也会有，就是那些搬到现代化高楼的人们，也常常会在梦里回到原先生活过的窄巷陋屋。这大概是人们对原住地的一种精神留恋，这也是乡愁的由来吧！



春风杨柳

国画 吉鑫明

诗词笔记

## 山中曲

| 刘志明文 |

### 喊醒沉睡的苔藓

早晨，一朵花上，落有两只蝴蝶。太阳发出光芒时，它们飞翔起来，轻巧如梦。木屋边的花草，沾满露水。小径从屋檐下延伸，直至梧桐树下，分岔开两条，其中一条通向草场。阔大的草场，遍布嫩绿的青草，草尖上泛着露珠的光亮。一些鸟鸣，新鲜如露水，洒入草场上空的蔚蓝色里，轻轻地荡漾。

草场不远处，山坡裸露出红泥，林子里传来啄木鸟的叫声，衬托出山坳的寂静。一行鹿迹歪歪斜斜，自坡顶的红泥上，一直延至山坳的树林里。此时，山野空旷，森林静谧，阳光从树梢上，照射到草丛的露珠。悬崖间的清泉边，一截砍断的枯木，生出湿润的苔藓。泉水叮叮咚咚，小山谷的寂静带有些许清亮，些许怯弱，此许执拗，似乎要喊醒枯木里更多沉睡的苔藓。

### 钟声

向周家山踏雪而去，漫山遍野的白，寂寂静静的白，好像只剩下一座寺的门联，红红地热闹着。而钟声悠悠地响起，像一滴又一滴的墨汁，洒开在周家山空空旷旷的白色之中。空悠悠的白色，钟声在上面能留下什么？留下墨一样的痕迹？金属一样的质感？一座空山的哑语？

而铺天盖地的大雪，继续下着。空空旷旷的白，盖过红联，盖过寺前的脚印，盖过一切没有白过的地方，却始终盖不住那钟鸣的声声余韵。

### 大地不再安静

时候已仲春啦，大地不再安静，酣畅淋漓地抒发着沉潜过的梦幻。青蛙们敲起了此起彼伏的蛙鼓，小鸟们奏起悠扬婉转的乐曲，花朵们供出蜂蝶迷恋的花

蜜，野兽们留下做爱交欢的踪迹。唯有涧溪看起来，是那么安静。两岸槐花、桐花，飘在浅浅的水面，盖不住时光那轻轻的波纹，而柳絮早随逝水东流。初春的知音，仿佛桃花飘零，随风而去。溪水仍静静地流着，弄出我内心纷乱的细枝末叶。

### 荷

时已夏至，草木葳蕤，花朵有的正绚烂，有的渐已枯萎。清晨，从荷田中经过，看到荷叶青青，荷花如焰，露珠在晨曦中闪着鲜嫩的光芒。生命旺盛之势，犹如这荷花的绽放、荷叶的蓬勃……年过五十的我，把这些花草虫鸟搬进我心里，一次次疗慰着顽固的失眠症，却一次次独醒于青绿绿的荷上。夏至看荷，晨光如露。清凉的荷，能否渡我苦梦于尘世？